



第60

群众演唱剧本

北京宝文堂书店编

毛主席万岁

独幕话剧

幸之作

毛主席万岁

(独幕话剧)

幸之著

北京宝文堂书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124

內 容 說 明

独幕話劇《毛主席万歲》，寫革命根据地人民在紅軍長征以后，土豪劣紳和反动軍閥，企圖利用这个机会，向人民進行反共宣傳，農民老松伯为了揭露敌人的陰謀，不惜用鮮血寫下了使人民振奋、使敌人胆寒的标語：“毛主席万歲！”

这出小戲，寫得真实生动，朴素深刻，表现了羣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敬愛。

毛 主 席 万 岁

★

北京 宝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0070·379 字數8,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frac{1}{2}$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册

定價(7) 0.10 元

72.00

6
9

人 物：老松柏——五十多岁。

九 生——青年农民。

徐静轩——五十岁。

匪族长——三十一、二岁。

白匪士兵甲、乙、丙。

时 间：一九三五年深秋。

地 点：鄱阳湖畔。

布 景：一堵古旧而高大的院墙斜横在台正面，至台右折进去，里面是个黑黝黝的大门；门上黑底金字的大匾上写着：“江西望族”四个大字。墙内几棵大樟树，掩天蔽日的使院内显得更加阴森森的，也映得墙外枯黄的草地一片荒漠。稍左一口枯井，四围已长满了爬壁虎和杂草。落叶满地，分外凄凉。

幕 启：夜色沉沉，月亮散着亮光，风卷起落叶沙沙作响。不时一声凄厉的：“口令！”偶尔夹着两声枪响，引起远处稀疏的犬吠。

有顷。匪族长、徐静轩同上。匪族长外貌温文尔雅，但眼光阴处，有一股掩饰不了的凶残冷酷。徐静轩是个方面大耳，故作斯文，假装豪爽的大地主。他们慢慢走了过来。

匪族长 徐静老，你是这一方之主，德高望重，那些话

要是自己去說，一定更有力量。

徐靜軒 說了，我見人就說。說共产党几十万人在四川全軍复沒啦；还說活捉了朱、毛、彭、賀；还有什么五山上共产党的贛皖边区游击队都被你們八十八师困在盘腸谷里，一把火燒得一个不剩啦。哈哈，我都說了。

匪旅長 那好極了。靜老一說，老百姓更相信是真的了。这些穷鬼中毒太深，都一心盼着紅軍回来，所以帮游击队埋槍藏人打掩护，这回一听说他們全部完蛋了，这些穷鬼也就死心了。如果再加上一笔重賞，那么游击队埋在这里的几十条槍，就可以全部挖出来了。

徐靜軒 好計。这叫“攻心为上”嘛，孙兄真有雄韜大略。

匪旅長 哪里哪里。

徐靜軒 不过，（四周探望，鬼鬼祟祟地）孙旅長，今天我接到舍弟从南昌行营来信，他說行营方面認為你們八十八师是圍而不剿，以致两万多重兵都消灭不了共产党几百人的游击队。所以……

匪旅長 （拉徐靜軒至非台边坐下）靜老不是外人，我不妨訴訴苦。这么大一个五山山区，两万多人有什么用。我們也曾兵分九路前去进剿，可是連游击队的影子也見不着。好，只要我們一停下，他們就不知从哪兒鑽出来，吃掉你个把排又拉进了五山。所以

目前我們只有用重兵堵住山口，把他們困死在五山山区里。

徐靜軒 孙兄，我这人心直口快，說錯了你别見怪。我認为你老蹲在这里挖槍，可不是个办法呀。

匪旅長 不然不然，靜老，挖槍这件事有很大政治意义和很高的軍事价值。他們之所以这样神出鬼沒，就是因为共产党和老百姓搞得如魚得水，弄的我們皂白难分。如果我們把这些槍挖出来，一来可以搞掉共产党的武器；二来可以割断老百姓与游击队的关系；三来可以借收槍給百姓一些恩惠，收买人心。到那时候再去进剿，靜老，那就可以一鼓而下了。

徐靜軒 高見，高見。有了孙兄这样的將領，真是我这一方之福，只是我这个穷地方委曲了孙旅長。

匪旅長 哪里話。这里非常好呵，背依靠廬山，面临鄱阳湖，有乔木，有古井，月白風清，真是很有詩意！

忽然一声凄厉的口令，接着一排槍声。

徐靜軒 (打了个寒噤)呵！……

一阵急促的跑步声，匪軍甲上。他獐头鼠目，背着驳壳槍，手提一支汉阳造步槍。

匪軍甲 大少爷！大少爷！

匪旅長 (皺眉)說了喊旅長，还是大少爷大少爷的，这回是帶你們出来打仗，不是往前庄去收租。这么莽莽撞撞的干什么？

匪軍甲 在林子里拾到一支步槍，是警衛連的巡邏隊發現的。

徐靜軒 呵？（敬佩地望望匪旅長）好哇！

匪旅長（淡淡一笑）拿過來點。（就着匪軍甲手上，審視着步槍）泥巴還是濕的，剛挖起來不久呢。看，槍身也沒包扎，槍口也沒塞，這是準備不久就要來取的。孫才福！

匪軍甲 有。

匪旅長 你把槍送到旅部，要警衛連加強警戒。

匪軍甲 是。（下。）

徐靜軒 孫兄真是神算。依我的愚見，要找到這個交槍的人就好了。

匪旅長 靜老，明天那個“慶祝全國剿共勝利”的大會，布置好沒有？

徐靜軒 都通知好了，要各保甲長負責帶隊，十七歲到七十歲的人人要到。

匪旅長 在什麼地方？

徐靜軒 就在這裡。（指着舞台前左側幕後）下面這個場子，千把兩千人還容得下。

匪旅長 那好。明天會上賞這個交槍的一百塊現大洋。

徐靜軒 知道是誰呢？

匪旅長 有錢還愁沒人要？

徐靜軒 不怕別人冒領嗎？

匪旅長 冒領就冒領，只要能動搖人心。

徐靜軒 对，对。酒大概已經燙熱了，請吧。

匪旅長 (若有所思)奇怪，我們在這兒站了很久，怎麼沒遇見一個巡邏的？難道叫他們加強巡邏，他們倒反而疏忽起來嗎？

他們正說着，匪軍乙、丙巡邏上。見匪旅長，肅立敬礼。

匪旅長 要好好執行勤務。有事上徐老爺公館來找我。
匪軍乙、丙敬礼应是，下！

徐靜軒 孫兄治兵真严，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好，
現在可以安心飲兩杯了。(拍門)開門哪。

匪旅長 府上這大門，跟我家的旧房子簡直一个气派。
門呀的一声开了。

徐靜軒 請進。

他們讓讓着進去。

片刻，老松伯上。他穿着破棉袄，紧着腰帶。下面穿的却是一条單褲，穿双布鞋。他头微昂，眼光堅定而灵活，从那紧抿着的嘴唇可以看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手持粗竹根制的烟杆，上面吊着一个很大的烟匣。走上来，对着大門望望，又打量着那堵横牆。忽然他像听见了什么，立刻閃在牆边。九生机警地走上。当老松伯看清了是九生，才走出来，咳了一声。

九 生 老松伯，我正找你。

老松伯 呵。

九 生 今天到处是謠言，說紅軍全部被消灭了，說五山上的游击队一个活的也沒有，都被八十八师燒死

了。还說明天早晨就在这个地方开什么庆祝大会呢。你也听说了吧？！

老松伯点点头，默不作声。

九 生 很多人心里都沒了主了。元和那傻子要把槍挖出来丢掉，說是：“沒有望头了，还留个祸根干什么？”也不知他丢了沒丢。

老松伯沉痛地点点头。

九 生 象这样，那几十支槍都該丢光了。我們怎么办呢？

老松伯 （凝視九生很久，毅然地）九生，眼前党员同志都不在村里，我們應該把重担子担起来。

九 生 （眼睛頓時亮了）对，我們来担起这个担子。老松伯，我們来宣个誓。（举起手来。）

老松伯也默默举起手来。

九 生 可是我們怎么宣誓呢？

老松伯 一心为革命，到死不变心！

九 生 一心为革命，到死不变心！毛主席万岁！

老松伯 毛主席万岁！

九 生 現在我們怎么干？

老松伯 这样干，要在明天开会的时候，讓乡亲们知道，游击队还在活动，他們說的都是謠言。九生，你看着一点兒。（他从粗竹根制的烟杆里抽出一支笔，打开装满土紅的烟匣，蘸飽了笔在墙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然后写“游击队宣”。）

九 生 (一直在看守着,这时走到墙边)好,“毛主席万岁”!明天大家一看,就知道游击队没完,白狗子的謠言就穿了。走,上别处多写些去。

老松柏 (稍一迟疑)这很危险,我一人去。

九 生 不,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好把风。

老松柏 你回去!万一出了事,也好留一个明天照应别的。快回去。走呀!(正要把坚持不走的九生硬推走。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

九 生 白狗子来了!往左边巷子里躲!(拉着老松柏就往左跑,但立刻停住)怎么?这边也有?往哪躲?前面是个大场子,更躲不了,两边又都有白狗子,怎么办?

老松柏 (指指枯井)快!(拉着九生跳进了枯井。)

匪军乙、丙从两边上。

匪军乙 (一眼就望见了标语)标,标,标语!标语!

匪军丙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的标语!快报告旅长!

白匪们涌进了徐静轩家的大门。

九生跃出来,拉起老松柏掩下。紧接着匪旅长、徐静轩、匪军乙、丙匆匆地上。

8 匪旅长 在哪里?在哪里?嘿!选的好地方!正好在明天开会的台上。(走上去用手一摸)还是湿的,刚写不久哩!你们发现标语以后搜索过没有?

匪军丙 搜、搜过了,四围都没有人。

19 匪旅長 (环視四周，猛的跑到井边用電筒射着)你們搜了这
里沒有？

匪軍乙、丙无語。

20 匪旅長 粗心！

匪軍甲提一桶石灰水上。

匪軍甲 旅長，好些地方發現了共軍標語，我把它都刷
了。

徐靜軒 光刷有什么用？还不赶快要警衛連大搜查！

匪軍甲 是，我就去。

21 匪旅長 慢着。(对匪軍乙、丙)你們在这一带分头去巡
邏，特別注意这兒，脚步越輕越好。

匪軍乙、丙应声下。

22 匪旅長 (对匪軍甲)你先把这个刷掉。

徐靜軒 孙兄，我看还是大举搜索一次的好。

23 匪旅長 何必打草惊蛇呢，我自有办法。靜老，这是点
小事情，你放心喝酒，我去布置一下就来，留个
門，我馬上回来。

徐靜軒 好，我等着你。(進門。)

24 匪旅長 刷完了嗎？跟我走。(同匪軍甲下。)

片刻，老松伯、九生悄悄上。老松伯看了看牆，又环
視四周，然后看了看井里，确信这里沒有人，示意九生把
風，准备从烟筒里抽出笔来再写。

九 生 (緊張地)有人！

老松伯拉着九生急往左走，看有人来，又走到右边見

也有人。九生想再跳井，老松伯一想不妥，很快拉九生走到門边，輕輕推开徐靜軒家虛掩的門，俩人躲进門去。

匪軍乙、丙分头上。

匪軍乙 發現什么沒有？

匪軍丙 沒有。看看井里有沒有人？

匪軍乙 (用电筒一照)沒有。

匪軍丙 嘔，我們躲在井里不好嗎？来一个抓一个。

匪軍乙 讓他自己跳进去，我們抓現成的。走吧！

匪軍乙、丙下。老松伯、九生閃了出来。

老松伯 九生，你快走！

九生 不，老松伯，你走，我来写标語。

老松伯 沒有時間了，你快走！你去告訴乡亲们，要他們不要听信謠言，不要上白狗子們的当，游击队沒有走，紅軍还要打回来的！快走！快走！（推九生。）

九生下。老松伯正目送九生走下，匪族長从左边上，輕得像个幽灵，往墙角一闪。

老松伯 (立刻警覺，神态自若地) 呸——呸？这条該死的小牛呀，这么大冷天在外面不要冻死？呸——呸。

(一面呼着，一面向左边迎过去。)

匪軍甲跃出，用槍指住老松伯。

匪軍甲 站住！不許动！

25 匪族長 (走出来，神秘莫测地盯着老松伯) 老头兒，大冷天的，这么晚了还跑出来写标語？

老松伯茫然无知地搖搖頭。

4 匪旅長 (盯着老松伯) 把你身上藏的筆和土紅交給我。

老松伯好象不解，下意識的摸索自己的口袋，又搖搖頭。

27 匪旅長 真的沒有？

老松伯搖頭。

28 匪旅長 那我搜啦！

老松伯沉默。

29 匪旅長 搜！

匪軍甲 是！（上下搜遍）沒有。

30 匪旅長 (笑) 老头兒，你是好百姓，找你的小牛去吧。

老松伯 (木然點頭) 吔，吔！（下。）

老松伯的呼喚聲漸遠。匪旅長來回的走着思索。匪軍

乙、丙上，肅立。

31 匪旅長 (現出一絲不可捉摸的微笑) 你們給我埋伏在四周，要等他写得差不多，就給我抓來。

匪軍甲 旅長，難道是剛才這個老头？我看他臉色不變，腿都沒抖一下。

32 匪旅長 只有共產黨才有這麼強的神經。執行吧！

匪軍甲、乙、丙分藏兩旁。匪旅長走進屋把門关上。

片刻，鷄叫聲。老松伯大大方方地走上来，還不斷輕聲地“吔——吔”地呼喚。他機警地看井內無人，又四周一望，鷄聲又叫，他迅速抽出筆來写着“毛主席万岁！”剛写到“万”字，匪軍甲跃出。

匪軍甲 不許動！

老松柏略一思索，便振筆疾書“歲”字。

匪軍們一涌而上，把老松柏反剪了。“歲”字還差最后的那一點。幾乎同時，匪旅長慢條斯理的走出來。

31 匪旅長 老头，你的牛找着了嗎？

老松柏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32 匪旅長 你來得真合適，明天開全國剿共勝利慶祝大會，正好拿你公祭陣亡將士。

老松柏默然。

35 匪旅長 把他押到旅部去，交給警衛連看管。（對匪軍甲）
你去把標語刷掉。

匪軍甲 是。

老松柏 慢着。明天慶祝會上，我自己當眾刷掉。

36 匪旅長 （略一思索）那好呵！你还可以對大家說你是怎麼回心轉意的。

老松柏 給多少錢？

37 匪旅長 二十塊袁頭。

老松柏點頭。

38 匪旅長 好，上徐先生家去，我教你怎麼說。

暗轉。

復明。天已大亮，天陰沉沉的。匪軍甲手上拿着那支漢陽造步槍和二封紅紙包的銀洋。匪軍乙、丙持槍守着。人聲嘈雜，但非常低沉。大門開了，匪旅長和徐靜軒走了出來，後面是匪軍甲押着老松柏上。

徐靜軒 （干咳兩聲，對着前台左側內說）咳——咳！今天，

靜一靜，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匪軍甲朝天開了一槍，頓時像死一般的沉寂。

徐靜軒（又咳了兩聲）今天慶祝全國剿共勝利大會。請
國軍八十八師孫旅長給我們講話，大家鼓掌歡迎！
（接着拚命鼓掌。）

場里無聲。匪旅長皺了皺眉，從容地走到桌子前。

39 匪旅長 乡亲们，姊妹兄弟們：共产党的軍隊已經
全部消灭了，就連这五山上的游击队，也被我們八
十八師全部燒死了。今天，全國都在開這個慶祝大
會，慶祝我們剿共全面勝利。在我們開會以前，我
要先報告大家兩件喜事：第一件就是徐老松昨天還
在為共产党寫標語，喏，就是這幅標語。可是經過
我們一夜教導，他已經回心轉意、棄暗投明了。現
在先請他把回心轉意的情形向大家報告；然後再說
第二件喜事。徐老松，你來，（小聲）照我教你的那
樣快說！

老松伯（走上前去，對着左前側幕後，親切的環視一周。突
然像山洪暴發似的）乡亲们，昨晚游击队派了個連絡
員來，要我配合紅軍長征勝利，多寫標語，……

台下立刻高喊：“好哇，游击队還在！”“紅軍長征
勝利了！”

匪旅長（暴跳如雷）你住嘴！你撒謊！

老松伯（鎮定地）不撒謊，旅長，他們還說今天要派四
個支隊從前面黃泥崗繞過來圍攻你們的旅部呢！

41 匪旅長（一怔）呵？傳令兵！快命令三團和警衛連加強對黃泥崗的戒備！

老松伯 哈哈……哈哈……

42 匪旅長 什麼？你笑？你撒謊！

老松伯 你怕！你不是說共產黨、紅軍和游擊隊都完了嗎？那你為什麼還要加強戒備？呵？哈哈！……台下嘩然。

43 匪旅長（暴怒）你還不趕快給我擦標語！

老松伯（傲慢地）我這兩隻手，是為共產黨寫標語的，不是為你們這些強盜擦標語的！

44 匪旅長（冷笑）好，來人！把他兩隻手給我砸了！

頓時匪軍們一涌而上，匪軍甲把老松伯的手按在井台上，匪軍乙、丙用槍托狠狠地砸。

下面群眾喊罵，人聲嘈雜，匪兵甲又向天開了一槍。

45 匪旅長（吼叫地）住手！徐老松，你還給不給共產黨寫標語？

老松伯舉起血肉模糊的雙手，狠狠盯着匪旅長。

46 匪旅長（拿出手槍）你給我擦標語！

老松伯（一步一步走到牆邊，用自己的血把“步”字最後一點写完，還打了個驚嘆號）哈哈！……

47 匪旅長（咆哮）我斃了你！（開槍，一連三發。）

老松伯搖晃了幾步，猛地一掙扎，一個踉蹌走到毛主席三個字旁，用臉緊貼着這三個字，微笑地閉上了眼睛。

48 匪旅長（沖到桌前）現在我宣布第二件事！昨晚誰把埋

的槍支挖了出來，請到這來領賞！一百大洋！

場上寂然。

49 匪旅長 交槍的就來領，一百大洋不要保人，不用証明，誰承認誰領！

場子上仍然寂然。

50 匪旅長 有錢都不要，到底怎麼啦？是誰？快來領！

場子上死一般寂靜，忽然暴風驟雨般的呼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51 匪旅長 （已經感到完全失敗，掏出白手絹擦着汗）撤！

徐靜軒進屋，匪軍甲、乙、丙都隨着匪旅長龜縮到徐靜軒家里，兩扇黝黑的大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門上写着“江西望族”四個金字的大匾掉落下來，跌成碎片。

在“毛主席萬歲！”的呼聲中，九生上來把老松伯輕輕地抱起。太陽出來了，燦爛的光輝照撫着英勇的烈士。

口號越呼越激烈。

——幕徐落·劇終